

19

【2013.3/总第十九辑】

炎黄

凤文化精髓探析 / 乐育文

幸福的回忆 / 潘南胜 潘利利

至道静中悟 / 王新民

黄陂地区历史文化遗存综述 / 郑 卉

高润身与顾彩 / 沈虹光

父亲王文农与齐白石大师的师生情 / 王传芬

从宜春走出来的军旅秀才 / 傅炯业



艺术中心



湖北人民出版社

炎黄

2013.3

《炎黄》文化丛书编委会

顾问

章开沅 冯天瑜 熊召政
胡勋璧 王峻峰 高顺龄

主任

丁凤英

副主任

王正强 徐士杰 刘玉堂

编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平权 许建华 刘蔚
张执均 阎志 黄朝霞
谢克强 彭小华

主办

湖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
湖北省炎帝神农故里建设基金会

主编

阎志

副主编

谢克强

编辑部主任

谢克强(兼)

编辑部副主任

刘蔚

编辑

朱妍

责任编辑

朱纪新

装帧设计

叶芹云

法律顾问

吴德立

目录

Contents

卷首语

001 楚国行

光明

炎黄纵横

005 凤文化精髓探析

乐育文

015 熊家冢墓主再探

辜振民

032 论人的道德行为价值的双重性及其关系

金丽萍

炎黄特稿

044 幸福的回忆

潘南胜 潘利利

048 至道静中悟

王新民

051 民国轶事——汉口市剧人联合会成立大会

石山

炎帝史话

055 炎帝神农的历史功绩(一)

樊友刚

史实史记

063 黄陂地区历史文化遗存综述

郑卉

卓尔控股有限公司

支持出版

(鄂)新登字 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炎黄.2013: 总第 19 辑 / 阎志主编. —
武汉: 武汉出版社, 2013.10

ISBN 978-7-5430-7922-9

I. ①炎… II. ①阎… III. ①中华文
化—文集 IV. ①K20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52572 号

风情风物

- 090 从生态文化中蝶化出的天籁艺术 邹顺驹

故人故事

- 100 高润身与顾彩 沈虹光
105 秭归人物 郝李平

文化名流

- 122 父亲王文农与齐白石大师的师生情 王传芬
132 胡先生和他的学生们 沈虹光

炎黄赤子

- 138 从宜春走出来的军旅秀才 傅炯业

炎黄文艺

- 149 团风散赋 耕夫
153 张书坤诗词选 张书坤
155 王松诗选 王松

内文彩页——鲁淳·书法作品

封二封三——湖北书画家巡礼: 刘三多

封面彩图——宋庆龄汉口旧居

武汉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汉市江汉区新华路 490 号

邮编 430015

电话 (027) 85606403 85600625

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787mm × 980mm 1/16

9.75 印张 153 千字

编辑 《炎黄》编辑部

地址 武汉市盘龙城经济开发区

第一企业社区卓尔大厦

邮编 430312

电话 (027) 61882316

传真 (027) 61882316

投稿邮箱 zallyh@163.com

定价: 15.00 元

楚国行

□光 明

我本晚楚人，今居前楚地。
相隔百千里，音近习有距。
徜徉荆楚间，满目皆风景。
神农越三峡，黄鹤舞赤壁。
武当傲苍穹，琴台流古音。
历历汉阳树，犹闻鹦鹉鸣。
大江流千古，天地感真情。
皖籍鄂人我，乘歌驾白云。



炎黄

2013.3

《炎黄》文化丛书编委会

顾问

章开沅 冯天瑜 熊召政
胡勋璧 王峻峰 高顺龄

主任

丁凤英

副主任

王正强 徐士杰 刘玉堂

编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平权 许建华 刘蔚
张执均 阎志 黄朝霞
谢克强 彭小华

主办

湖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
湖北省炎帝神农故里建设基金会

主编

阎志

副主编

谢克强

编辑部主任

谢克强(兼)

编辑部副主任

刘蔚

编辑

朱妍

责任编辑

朱纪新

装帧设计

叶芹云

法律顾问

吴德立

目录

卷首语

001 楚国行

光明

炎黄纵横

005 凤文化精髓探析

乐育文

015 熊家冢墓主再探

辜振民

032 论人的道德行为价值的双重性及其关系

金丽萍

炎黄特稿

044 幸福的回忆

潘南胜 潘利利

048 至道静中悟

王新民

051 民国轶事——汉口市剧人联合会成立大会

石山

炎帝史话

055 炎帝神农的历史功绩(一)

樊友刚

史实史记

063 黄陂地区历史文化遗存综述

郑卉

卓尔控股有限公司

支持出版

(鄂)新登字 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炎黄.2013: 总第 19 辑 / 阎志主编. —
武汉: 武汉出版社, 2013.10

ISBN 978-7-5430-7922-9

I. ①炎… II. ①阎… III. ①中华文化—文集 IV. ①K20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52572 号

风情风物

- 090 从生态文化中蝶化出的天籁艺术 邹顺驹

故人故事

- 100 高润身与顾彩 沈虹光
105 秭归人物 郝李平

文化名流

- 122 父亲王文农与齐白石大师的师生情 王传芬
132 胡先生和他的学生们 沈虹光

炎黄赤子

- 138 从宜春走出来的军旅秀才 傅炯业

炎黄文艺

- 149 团风散赋 耕 夫
153 张书坤诗词选 张书坤
155 王松诗选 王 松

内文彩页——鲁淳·书法作品

封二封三——湖北书画家巡礼: 刘三多

封面彩图——宋庆龄汉口旧居

武汉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汉市江汉区新华路 490 号

邮编 430015

电话 (027) 85606403 85600625

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787mm × 980mm 1/16

9.75 印张 153 千字

编辑 《炎黄》编辑部

地址 武汉市盘龙城经济开发区

第一企业社区卓尔大厦

邮编 430312

电话 (027) 61882316

传真 (027) 61882316

投稿邮箱 zallyh@163.com

定价: 15.00 元

炎黄纵横

凤文化精髓探析

熊家冢墓主再探

论人的道德行为价值的双重性及其关系

凤文化精髓探析

□ 乐育文

作为一种文化标志和精神象征，凤与龙实际上以南北两大文化板块构成华夏文明大格局。在图腾时代，龙与凤几乎同时形成。龙整合了爬行动物的生存优势，凤则以集中了羽族类的优良部件。龙与凤几乎集中展示了飞禽走兽在大自然中的生存本能。龙与凤作为一种文化从萌芽到生长，几乎有异曲同工之妙。由于飞禽与走兽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中生存，故龙图腾在黄河流域发育成熟，而凤则在水域泽国的古代楚地发展到了极致。龙，刚毅勇敢、威严、粗犷，是力量型的；凤则温柔、向阳、兆端，其精髓为和美。故闻一多先生论：“龙与凤代表着古代民族中最基本的两个单元……因此把龙凤当作我们民族的发祥和文化肇端的象征，可以说是再恰当不过了。”“龙凤是天生的一对。”

龙与凤相互辉映是定格在中华文化大格局中的基本形态。龙凤文化博大精深，它们作为一种文化背景，溶入中华儿女骨血之中，并化为一种生存方式，让中国人举手投足牵动的是共同文化根脉，编织着共同的价值取向。尤其在当今盛世，在开放格局的当代中国，文化作为“软实力”正和发展的“硬道理”并步前行。张扬本民族“软实力”，在“硬道理”的趋动下，建设一个适合自己的生存方式的中华强国有着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凤文化的思想精髓是“合”与“和”，“合”与“和”牵起的是民族文化之根脉

古代先民习惯对天猜想。对鸟在大自然中展示的各自的生存本能产生无尽遐思和爱慕。各个崇拜鸟的部落都有鸟的图腾，经历较长的历史阶段后，他们发现，鸟虽各有专长，但也并不是全能的、完美的。雄鹰体大，一飞冲天，但不如孔雀美；而孔雀美却不能飞高；燕子能报春却只能栖歇屋檐之下；鸳鸯有爱情却拥有的天地小等等。以此类推，它们的部落，单一的本领，和弱小的个体很难生存在大自然赐予的空间中。特别在自然灾害面前，任何个体难以抵御灾难的袭击。如果羽族类能虚拟成一个整体却又不失鸟的体态，那应该是一种怎样伟大的神鸟呢。

于是一个被虚拟的神鸟出现了，那便是凤凰。凤凰的出现首先见证了古代先民对“合”的崇拜，由于他们长期崇拜鸟。对“合”的崇拜借物于凤凰，因此，凤凰是“合”的象征物。第二，凤凰是羽族类优势部分的集中体现，因此，凤凰的出现见证了古代部落大联盟。

“合”借重凤凰被崇拜，虚拟凤凰嫁接羽族类的优良“部件”可以不通过鸟的认可，可是部落大联盟则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件，部落之间或友好，或对抗都各有其主。部落首领之间如何象凤凰那样把羽族类联合成一个整体，必须有另一个“和”的桥梁。这个“和”比前一个“合”更具难度。前一个“合”是实体，是看得见的组合体，是物质层面的，后一个“和”则看不见，是精神层面的。“合”是意想中的框架，部落要壮大，如何构成理想中的“框架”（团队或组织结构），要像羽族类整合成凤凰一样的“框架”。在当年处在部落的社会环境中，应该是艰难的。相互兼并是会流血的，弱肉强食也是残酷的，在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中，通过付出各种代价，“和”字出现在部落之中。楚国元勋鬻熊说：“和可以守，严可以守，严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严可以攻，严不若和之德也；合可以战而严可以战，严不若和之胜也；则惟由和而已矣。”足见他掌辖的天地是由“和”取胜的。楚庄王问鼎中原，饮马黄河，可谓一代天骄，他们治国大纲是四个字：“和众丰财”。楚国当年的强大，印证了“和”的光辉和力量，其所谓弱者不懂包容，包容是

强者的品质。

古代先民借重虚拟的凤凰使自己不断地成为“联合体”，即从部落走向部落大联盟，直至构建一个国家的框架，更加明晰了“合”“和”的伟大力量。认识愈是深刻，凤凰的旗帜愈是鲜明。于是，凤凰蕴含着的“合”“和”的文化内涵不断丰富。随着时代的前进，凤凰文化在长生中将“合”“和”二字从朦胧的认识与实践推中推向真理（规律）的门坎。

楚先民长期自觉或不自觉地对“天人关系”的研究，产生了人与天合的基本世界观。这种世界观的形成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一是神话阶段：神话阶段人人为巫。巫的总体特点是人必须敬天，那时的天是神，于是出现许多神话故事，楚国的巫书《山海经》记录的基本上是那时人们或则超自然的力量，或则离奇的故事，多次记载的凤凰已不止于羽族类的聚合体，也开始描写成形神兼备的形象：“有鸟焉，其状如鸡，五彩而文，名曰凤凰，首文曰德，翼文曰义，背文曰礼，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鸟也，饮食自然，自歌自舞，见则天下安宁。”由以上文字可以悟出，古代先民通过虚拟的凤凰单纯地崇拜“合”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生存需求，他们崇拜的还有“德、义、礼、仁、信”精神层面中折射出来的“和”，只有“合”“和”相间，才是理想的生活状态。到颛顼时代，人人为巫被大巫所替代。大巫必须是由有名望，有学识的部落首领担当。这个时代世界观为宗法世界观。宗法时代，由于大巫有学问，巫与医又联系在一起，医是病类的克体，是长寿护佑神。于是在凤凰的身体上又增加了龟与蛇的元素（龟是长寿的爬行动物，蛇能脱皮自新长寿）。由此提出的问题是，人怎样才能在大自然（神）怀中持久生存。结论是，人们只有合在一起拜天（自然）才能集体享受安宁、长寿。从人人（自然）合（神话时代），到群体与天合（宗教时代），原意没变，客观上更牢固地聚合了部落，巩固了部落大联盟。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哲学家老子根据巫提供的天、人关系朦胧的理论依据，提出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哲学思维方式，为以后“天人合一”的综合性思维理论奠定了扎实的思想基础。“天人合一”就是人的一切活动必须尊重自然规律，这种综合性思维方式是人类在大自然赖以长久的带根本性的思维法则。已故国学大师季羨林先生在他的国学著作中说，上世纪是美国人的思维

方式，即分析式分析方式，这是一种头疼医头，脚痛医脚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故世界学界认为，本世纪当以中国的综合性思维方式为宗主，即综合性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强调人与自然高度协调，“道法自然”一切人为的破坏自然生态的活动都会毁灭人类共同的家园——地球。当下世界的目光关注环保问题，环保看起来首先是由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提出的关系人类生存的问题，其实，早在六千年前，凤成为图腾时，我们的祖先就把天人关系中的“合”当作头等大事编入生存观念之中。原本就有的答案却让当代人当作一种发明，除了滑稽之外留给智者的多了一些思索。

“天人合一”，即人与天和是一条颠覆不破的真理（规律），第二条基本规律是人与人和。社会是人与人构成的。人与人和是一种社会文明形态。在中国构成这种社会文明形态的核心内容首先是“人伦之和”，“人伦之和”以家庭为基础，单元，以仁爱为前提，以“恕”（宽恕）为处理矛盾的基调，主张“上行”（无私哺育）“下孝”（对老人尊重顺从），以夫忠妻贞为情感法度，进而牵起“三纲五常”或“三纲”“六纪”的亲人圈，建立起严格的“爱”的“级别”和制度。总起来讲，以上所述叫“亲情”。“亲情”是“友情”的基础。“友情”即人在社会上建立的朋友圈，其中包括同学、战友、同事和一些志同道合者。“友情”讲究“义”，“义”的内容很宽泛。救助困境，帮人危难，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见人贫困而慷慨解囊者，都可以称为义举。当事人称为义士。实际上，在“友情”的文化序列中，情感的交流是摆在首位的。只要以“利他”作为处理“友情”的出发点，这种“友情”才能持久。反之，以酒肉作为交易，以“等价”为“友情”的尺码，一旦人的品位下滑，“友情”就得不到保障。更重要的环节是，不管是“亲情”还是“友情”都必须是以诚信为前提，以“利他”为境界，以顾全大局为原则，恭谦礼让，这才符合“和”的文化内涵。

“和”，虽是儒家的核心观点，更是凤凰的原发精神。《山海经》将凤凰的肢体分别标上：“德、义、礼、仁、信”的文化意蕴。这种文化意蕴后来被儒家发挥到了极至。故孔子到楚国向老子请教，老子称孔子是一只凤凰。可见道、儒两家从不同的视点把“合”、“和”二字推向文化生存中的核心层面。可谓殊途同归。在中国五千年文明中，不管经历怎样的历史阶段，不管

处于怎样的社会形态，朝廷可以更迭，江山可以易主，而溶入民族血骨中的“合”“和”被人民以生存方式的传承日益发扬光大，这是一种颠覆不破的文化规律（真理）。

佛教传入中国后，道、儒、释相互溶入，但佛教倡导“因果”关系，规范人的行为责任，教化人以善为本，以“轮回”作为展望美好的期望，主张“看破、放下、随缘”，以此唤起“心性觉悟”，回归“善”的本性，获得心理平衡。“欲知前世今生做的是，若知来世今生做的事。”前一个“是”指的是今生的个人生态（环境），包括地位高低，智能高下，人文环境等。一句话是个体人的尊卑地位。前世积善，今世一定是一位被社会公认的杰出人物，这个“角色”是前世“积善”的报应，反之，地位低下，生存万般痛苦，亦为前世作恶的报应，以此反复（轮回）教化人做好“当下”的人。今生做好了人，来世一定会赢得人生辉煌，佛教这一套理论是从生命的观念出发的，而生命的观念又以“心”为本。修身、养性、求得生命平和。

道家主张“道法自然”（天人合一），要求人尊重自然规律，叫人与天和；儒家主张“仁爱”“中庸”，要求人要尊重社会文明规律，人与人和；佛教倡导“心性觉悟”要求人与心和。要求人尊重生命规律，这样“人与天和”，“人与人和”“人与心和”，都是凤凰文化展示在人类社会带着普通规律文化精髓。道家研究的“天”是物质的（金、木、水、火、土），儒家研究的“人”是社会的（仁、义、礼、智、信），到佛教研究的“心性”是生命的（生、老、病、死、苦），都从不同的出发点为人类在生存问题上阐述总的道理。

二、圆是凤凰的出发点，又是归宿，圆是完美的价值形象

传说凤凰是从太阳中飞出的使者，太阳是圆形的，一凤一凰在空中盘旋，最后结构成阴阳相间的太极图。太极图亦是圆形的，阴与阳的对映和由此产生的力量是万物得以生长的基因。这样一个牵起生命、物理、植物、价值观、精神审美等多个学科的是认知客观世界和精神领域的重大命题。

生命科学认定，构成生命的基础物质是细胞，细胞几乎都是圆的或圆状的，动物界（含人类）雌雄的标志性器官是圆形的。植物界更昭示圆形的果

实风采。不论这种果实产生在哪个国家，哪个地区，不论在高山或者水泽，不论土壤或酸性或碱性，其果实统统归圆。

谁破译过生命（动植物）起源与“圆”的关系呢？这种“圆”与生命构成的规律性，其结构实际上是太阳这个红色的“圆球”派生的。“万物生长靠太阳”是妇孺皆知的道理。但万物在生长中各自的规律不是人人都知道的，比喻万物生长是靠太阳的光照，而万物从枯萎到死亡也是太阳的光照造成的，在地球上，没有一种生物是永生的，基于这个客观道理，古代先民将“圆”移植到精神领域中来，把“圆”作为“完美”的价值，幸福的标准，镶嵌在精神生活中的每一个环节，对事业追求成功叫“圆梦”，结婚叫“圆房”，一件事做得没有瑕疵叫“圆满”，全家节日聚会叫“团圆”，像中秋节日那样，全家团圆，圆圆坐一桌，观赏天上挂着的一轮圆月，吃的是圆圆的月饼，精神得到无比愉悦——一种巨大的精神享受。这种精神享受就是对“圆”在传递幸福中的感知，俗语说，一样的米养一百样的人。意思是说：每个人吃的都是一样的米，但人与人的性格差异，个人事业追求都不尽相同，但在“圆”的精神追求中，其审美标准是一致的。不管他是博士还是农民，他们都在自己的生存环境中寻找完美，这种完美就是“圆”。

从生命的有形体血肉之躯到生命中无形的精神，“圆”伴随生命的全过程。

“圆”是“合成”的形象，是“和”的载体，它是一个“完美”的象征。我们常说的“完美无缺”是针对“圆”而言的，有“缺”则不圆，“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合”，说明“圆与缺”“离与合”是自然中的“阴晴”和人间的“悲欢”构成的。这是常态。然而人间对“欢”这种幸福的追求是永恒的。这一辈子追不到圆，下辈子一定得追上。因此佛教把对“圆”的梦想托付给转世轮回，这种“轮回”，本身带着太阳东出西落的规律。道家则把“修道成仙”作为圆满的修炼，儒家把“做人”的成功当作圆满的结局；等等，“圆”这个凤凰飞出的地方关照着人类生存中的各个环节，值得让人凝神思考。

“圆”在物理上的启示更是生动。大凡能滚动的物体都是圆形的。除非在特殊条件下，如地震，巨大的石头，因为地球磁力的作用，不论它是怎样

的形状都能从上滚到下。而一般规律而言，平地滚动的物体一定是“圆”形的，如车轮，车轮在滚动时它的受力点是均衡的，滚动时其部位的先后与上下都是暂时的，相对的，共同的着力点，共同的前进方向，是车轮这种运动着的“圆”给予的启示，如果把这种启示移值到社会形态中来，不难分辨出，只有共同的社会价值取向，这个社会才会产生明确的前进方向。陈胜、吴广在起义时打出“均贫富，等贵贱”的旗号，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可见在中国这个社会，从传统到现实，贫富、贵贱都应该像车轮进行圆周运动一样，要均衡要对等。物极必反，相反相成是老子的哲学论点，亦是由“缺”复“圆”的启示。

因此，共同的富裕观才是社会发展的共同价值观。共同的富裕观才是一个社会共有的“圆”。

凤凰从太阳这个红色的火球中飞出到当今提出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实际上这种理想是人间的“大圆”。整个世界形成一个“完美”的圆。这个圆，没有阶级，没有国家，没有一切欺诈行为，一切按劳分配，劳动成为必须。这样的“圆”离我们有多远呢。

凤凰就是从“圆”飞到“圆”的人类理想的使者。

三、红色是凤文化的本色，中国红是中华民族光泽四射的精神光环

凤凰从太阳飞出，从此她有金凤、火凤、赤凤、丹凤的称谓，而这些加在凤凰上的“金、火、赤、丹”统统都是太阳的隐喻，一句话，凤凰的外衣是红色的。风行中华大地，喜乐中国家庭，爱好于亿万华人心中的红色是否始于凤凰难找到历史典籍加以佐证。但楚人尚赤是有文献记载的。这种楚人爱红色与楚人崇拜太阳进而崇拜凤凰在观念上是相通的。即太阳是红色的，凤凰也披上红色的外衣，红的底蕴是温暖，外现的是光明。与红色相通的是血与火，血是生命的基本元素，火使人类迈进了文明门坎，这些奇妙的连结统统归结在“红色”的光环中。楚人尚赤除了他们崇拜太阳和生命以外，还崇拜自己祖先祝融。相传，祝融是周朝主管“光明”的“火正”，是一种管火的官，祝融者，其“精为鸟，离为鸾”。祝融是凤凰的化身，当然也是红色化为光明的传播者。通过以上楚人对太阳、凤凰、生命、祖先的几种崇

拜，不难看出楚人尚赤的依据是客观的，是从人类赖以生存的规律中提炼出来的构成生命的主色调。惟其如此，楚国的战旗，宫殿顶梁柱都是红色的，楚庄王的战袍亦是红色的，直到江汉平原中的广大农村历史以来就有“红配绿，颜色足”的民谚，特别是孕育生命的妇女，上衣红，下衣绿成为一种不须言语的“约定”。当地民俗专家称，女人红衣是太阳（凤）的象征，下衣绿是生命的体现。不管这种解释能否证实有其科学性，然而那种对红色由内涵到外延的传承，可谓根脉所系，其中不仅极有科学含量，更具有丰富的文化内因。同样在楚地，小孩出世要用一根红线串起长命锁，就是用长命之锁锁住一条红红的生命线，意在生命是血构成的。孩子满月或周岁，都要摆酒席，这时婴儿穿起红肚兜，前来祝贺的客人送上红包，让红色为孩子的生命扬起吉祥的风帆。从一个生命开端，人一生要经历几大红色的张扬。结婚时大红的花轿迎亲，叫红喜事，逢年节，红红的对联。火红的鞭炮，无红不节日。民间中的大红大紫无不伴随着人民心中的喜悦展开。在艺术领域，一种传统的戏剧舞台几乎为红色的包装，生意场上，一种俏销的商品叫“走红”，人生事业顺畅有人捧场，唱歌的叫“唱红了”“角红了”，一个剧目好叫“演红了”。红色在政治领域表现为凝聚力，从“红军”开始到红色的军旗，共产党党旗，直至共和国国旗，充分表现红色和沸腾的热血，共同点燃激情燃烧的岁月，把人的生存从苦难的深渊扯回到平等的基础上。不管文明层次多么悬殊，不管文化背景千差万别，阳光（凤凰）均衡赐予，人人享有，光明是自然规律循环的道理。这绝对不是把红色牵强附会于政治，恰恰相反，是政治显现出民族生命的基因，惟其如此，民族和国家就会永久地统一在红色的生命线上。

红色源于太阳，传递于凤凰，盛行于民间，沐浴开明的政治，是一条东方民族的血线。这种血线永久地澎湃着中华的声音，永久地编织着东方红——中国红。

四、凤生于火，落脚于水域山林，其生命中对立与统一的矛盾法则生发着“物理”与“道理”两大规律

见于前述，凤凰出生于太阳，而太阳是火的总源。凤凰身披烈火，到人世间没有寻找火堆生存，而是栖身在广泛的水域和茂密的山林中。常言道，水

火不相容。而凤凰生于火，养于水，阐发出怎样的生存哲理呢？众所皆知，凤凰并非实鸟，是先民根据自己的生存理念和精神需求，虚拟的“鸟王”，因此，凤凰身躯上所承载的“美好”都是先民寄托的精神追求和生存理想。这种“美好”是什么呢？反过来理解，先民对火与水既爱又怕，大火之中，洪水之下，这是人类共同面对的灾难。无可抗拒。可是，没有太阳，没有水又如何生存呢？这就引出先民对“物理”的抽象理解。在太阳轮回的光照之下，自然中的生态（含各种生命）的起点，进而显现千姿万态的生命形态。繁多生命的出现，离不开太阳，常言讲，万物生长靠太阳；亦离不开水，雨露滋润禾苗长。水与火由不相容到共同养育生命，其中深藏着怎样的奥秘呢？简单的解释是，任何物体都有个性，但不是绝对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为转化。如太阳是火，火是有亮度的，这种亮度化为了光照；火是热的，化为了温度。光照和温度与水相遇，首先形成大气。在大气的笼罩下，大地上的各种生命出现了。包括人类在内，哪一天能离大气层呢？火与水从相克到相生，是“物体”自身的规律，这种规律简称叫“物理”。于是“金、木、水、火、土”这种物质中的“主体”涵盖了整个客观世界的物质单元，它们既相克，又相生，既相反，又相成。它们无时无刻不在相抗为敌；却又无时无刻在做朋友，这样的“物理”逐渐引化到人间来，成为人间共同遵循的“道理”，这个“道理”叫人类社会文明，就凤凰而言，她躯体既是“物理”的载体，又闪耀“道理”的光环。从“物理”的角度看，凤凰身披烈焰，脚踏波涛，火水融合之后，养育了各类生命；从“道理”的角度看，人类社会文明无不借仿自然生态（动、物）的美好，形成人们自身的生态规律和文明规范。《山海经》把人间的社会文明归纳为五个字：“德、义、礼、仁、信”“首文曰德，翼文曰义，背文曰礼，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鸟也，饮食自然，自歌自舞，见则天下安宁。”

于是，我们就得到启迪：绝对的个性张扬，得到的是毁灭，一切美好都来自看准“合”；善源于“和”；力量源于“合”，美源于“和”。

五、凤凰的丰满期起于楚，只有借楚说凤才能彰显凤凰本色

前面四章中，“合、和”“圆”、“红”、“火”、“水”显示的凤凰本质性特征也充分触摸到了楚文化的精髓。质言之，只有借楚说凤才能充分观摩到凤凰文化的光环。其实在楚文化的特色中，还有诸多层面的文化与凤文化相影

相随。

文学中的浪漫主义风格映证凤飞的美姿，亦是楚文化中表现形式的特征。从楚国巫书《山海经》表现的内容和手法，到庄子的《逍遥游》，直至屈原的《离骚》，无不以浪漫视野和情怀看待这个世界，也无不以浪漫的表现手法表现这个世界，那种神话般的色彩和夸张的手法，把翱翔在天地之间的凤凰搏击云彩、俯瞰山河，空鸣山野、居高临下等美丽的身态表现得如临实景。在中国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两大流派中，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一直在文学史上占据核心地位。这种与凤凰搏击云天的天性缔结出的文学样式也表现出楚人与凤凰共有的精灵。

不鸣则已，鸣则惊人；不飞则已，飞将冲天，这本来用于形容凤凰特有的嗓音和其具有超群的飞行能力。而楚人将这种凤鸟超群的高远志气和飞行能力移植到自己精神领域中，把“一鸣惊人”和“飞将冲天”当作理想加以追求。楚人所以能标新立异，追新逐奇，以致敢为天下先，是楚人对“凤鸣”和“凤飞”崇拜的结果。从楚庄王“问鼎中原，饮马黄河”到现代自称是鸷熊之后的伟大领袖毛泽东直至可以叫得出名字的各个领域楚地的杰出人物，他们都有个共同的特点，就“鸣将惊人”“飞将冲天”。故“惟楚有才”的赞誉像“九九赤金”一样为楚人专享……

凤凰具有自己独特的生命观，“浴火重生”，便是凤凰对生命的认识。在梵语中的“凤凰涅槃”是说凤凰能自觉地放弃“旧我”，勇敢地实现“新我”。实际上“重生”与“涅槃”已经超出了生命轮回的理论，而是涵盖在整个“旧”与“新”的相互“化动”的动行之中，回望历史，凝神现代，凡属社会前进时，总会伴随新旧运行轨道的冲碰，每一次从旧到新的融合，都是“痛苦并快乐着的”一种社会性的感受。痛苦时，旧的“牺牲了”；快乐时，新的婴儿产生了。社会形体也是这样，永远不疲倦地送走每一天的夕阳，又满怀希望托起新一天的朝辉，故哲人说，太阳每天都是新的。由此，想到凤凰这只太阳鸟，她飞到人间，是否就是要告诉人类这些带根本性的规律呢？ [2]